



• 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以哈戰爭已經拖了幾乎一年，這篇文章之目的並不是爭論政治觀點，讓我開宗明義去標明自己的立場吧！真正的人道主義者、和平主義者，都應當尊重生命。無論有什麼天經地義的理由，也不應該為無辜平民的傷亡而感到歡欣，甚至公開慶祝。

最近三名以色列平民在西岸與約旦之間的邊境被槍手射殺，槍手與以軍交火，最後遭以軍擊斃，槍手是一名約旦退伍軍人。是次攻擊事件發生之後，數百名約旦人在首都阿曼遊行慶祝，並且高呼口號支持槍手，約旦穆斯林兄弟會的主席讚美槍手是「高貴的英雄」，所做的是「英勇行動」。

一位化名 Sonicamina 的德國人表示：發生了10月7日事件之後，在漢堡、柏林等德國城市都有穆斯林走上街頭慶祝，他們唱歌、跳舞，為哈馬斯歡呼。

我不禁聯想起2001年911襲擊發生後，一些巴勒斯坦人立即在東耶路撒冷慶祝，美聯社拍攝的影片顯示，數十名巴勒斯坦人（其中許多是小男孩）在街上歡呼，汽車鳴笛而過，其他人則分發糖果。Fafu基金會2005年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，65%的巴勒斯坦受訪者支持基地組織發動的911恐怖襲擊。

除了那些在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，在911恐襲之後，還有許多其他反美人士歡欣雀躍，表示美國活該，有些說話涼薄得令人震驚。我一直對這類人重複着同樣的問題：「你可以不同意美國政府的中東政策，你可以批評美國是帝國主義、霸權主義。然而，在世

貿中心那三千多人和美國政府有什麼關係？他們跟你和我一樣，都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他們都是有名有姓、有家室、有父母、有朋友。恐怖襲擊是不分青紅皂白的，你有沒有想過，你自己和你的親友也有可能當日身處世貿中心、或者將來在另一個恐襲地點？」直到目前為止，我仍然未聽聞過任何有說服力的答案。

公平地說，猶太人亦做過類似的事情。2014年哈馬斯俘虜、謀殺了三名以色列少年，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人展開報復，於是乎哈馬斯以大量火箭炮襲擊以色列，隨後以軍發動了「保護邊境行動」，向加薩進攻。當時一小群以色列右翼人士在炸彈投下加薩時歡欣若狂，這些行為遭到了譴責，甚至以色列人亦看不過眼。眾所周知，哈馬斯民兵夾雜在平民裏面，任何以軍的攻擊都會造成平民傷亡，這群以色列右翼人士的行徑是冷酷無情的。

在美國社會中，慶祝平民傷亡的言論是無法接受的，在九月底，有人在社群媒體X上哀悼加薩的慘況，貼文批評「世界對此保持沉默」，投資管理公司路博邁（Neuberger Berman）資深基金經理人艾斯曼（Steve Eisman）涼薄地回應：「你一定是在開玩笑，我們沒有保持沉默，我們正在慶祝。」路博邁馬上將艾斯曼無限期停職，即刻生效，隨後艾斯曼為此道歉，並且刪除了其X帳號。當以色列擊敗真主黨領袖納斯拉納之後，白宮國安發言人柯比（John Kirby）表示：「沒有人會為納斯拉勒的死哀悼，但我們確實為任何平民的死亡表示哀悼。」



坦白說，筆者對俄羅斯沒有好感，但我從來不會為俄羅斯平民的傷亡而感到興奮。自十九世紀開始，俄羅斯已經蠶食了大約13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土地，這包括了現在的哈巴羅夫斯克、海參崴、唐努烏梁海……。共產黨政府成立之後，蘇聯宣稱會向中國歸還自沙俄時代併吞的土地，但這只是一張空頭支票。除了中國，蘇俄亦

曾經侵略過波蘭、波羅的海三國、芬蘭。2014年俄羅斯吞併了克里米亞，2022年更加全面入侵烏克蘭。

「剃人頭者，人亦剃其頭。」俄羅斯也受到恐怖分子的襲擊，例如在2017年一名出生於吉爾吉斯的烏茲別克人在聖彼得堡車站引爆炸彈，造成了14人死亡、45人受傷。2024年

3月，一名持槍兇徒向莫斯科附近的市政廳音樂會場地開槍，這次襲擊導致至少 133 人死亡，數百人受傷，伊斯蘭國聲稱對這起攻擊負責。

縱使這些俄羅斯受害者支持普京的擴張主義、支持他對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打壓，但無論如何，他們都是手無寸鐵的平民，他們都是有名有姓、有家室、有父母、有朋友。即使筆者不喜歡俄羅斯，但我和我的朋友從來沒有為到俄羅斯平民傷亡而歡欣，更遑論慶祝，我也沒有見過任何美國人對攻擊俄羅斯人的恐怖分子搖旗吶喊。可能有讀者作出這樣的質疑：「你這樣說，是因為你不認同伊斯蘭國和其他恐怖分子。」我鄭重聲明，假如是烏克蘭人或者是美國人對俄羅斯發動故意針對平民的恐襲，我也必定會站起來譴責。

世界上有林林總總的宗教思想、政治意識形態，有些傾向於宣揚仇恨，有些則強調愛與包容，正如耶穌所說：「愛你的仇敵。」真正對人道主義者、和平主義者的試金石，並不是看他們怎樣對待自己的朋友，而是如何對待敵人。

2024年9月9日

改寫於10月18日

原載於北加州版《號角》

[更多資訊](#)